

苏琪的灾难层级不断攀升，终于连死人法庭都要参一脚……

{南方吸血鬼}之七

All Together Dead
找死高峰会

Charlaine Harris
[美]莎莲·哈里斯 著
高琼宇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{南方吸血鬼}之七

All Together Dead

找死高峰会

Charlaine Harris

[美]莎莲·哈里斯 著

高琼宇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10-3233

Charlaine Harris

All Together Dead

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7 by Charlaine Harris Schulz
All Rights Reserved.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
Charlaine Harris, Inc. c/o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through
The Grayhawk Agency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找死高峰期/(美)哈里斯著;高琼宇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
(南方吸血鬼系列:7)
ISBN 978-7-02-008474-6

I. ①找… II. ①哈… ②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24449 号

特约策划:徐曙蕾
责任编辑:苏福忠
封面设计:董红红

找死高峰期

[美]莎莲·哈里斯 著
高琼宇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2
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8474-6

定价 24.00 元

第一章

今天晚上，什里夫波特市的吸血鬼酒吧的营业时间竟然往后延。已然迟到的我，自然而然地走到酒吧前方，也就是公众出入的大门口，赫然发现上面贴了一张字迹工整的布告，白色纸板上印着鲜红的字体：

“今天，我们依旧准备用咬一口来欢迎你大驾光临，唯请原谅我们必须把营业时间往后延到八点才开门。”

署名是“尖牙同盟全体员工”。

现在是九月的第三周，红色霓虹灯制作的尖牙同盟招牌已经亮了起来，天色接近全黑，我一只脚在车子里，一只脚在外面站了一分钟左右，欣然享受这么柔和的夜色，感受紫绕在酒吧周围，挥之不去的那一股淡淡的、干爽的吸血鬼气味，再把车子开到酒吧后面的员工出入口。那里已经停了好几辆汽车了，不过迟到了五分钟，看起来却是大家都到了，我伸手叩门，耐心地等待。

我举手再敲一次，没想到来开门的人竟然是艾瑞克的副手帕梅拉，她常驻酒吧，但在艾瑞克经营的其他事业当中，也承担了重要的

责任。毕竟吸血鬼在五年前才公开身份，向世人呈现出最美好的那一面，但是私底下他们依旧对生财之道保持神秘，有时候我会忍不住纳闷，在当今的社会中，这些活死人总共掌握了美国经济面多大的一部分。以尖牙同盟酒吧的所有权人艾瑞克为例，绝对是那种宁愿保持神秘，打死不肯透露的类型，当然啦，要安然度过那么漫长无比的年代，保密是必要的措施。

“请进，我心电感应的朋友。”帕梅拉戏剧性地挥挥手，黑色薄纱，拖着长尾巴的袍子是她的制服，也是所有的观光客步入尖牙同盟酒吧时，想要看到的女吸血鬼的装扮（但是帕梅拉本人偏爱粉色系的两件式套装），金色的头发又长又直，颜色特别淡，事实上她有一种飘逸的美感，隐约散发出一丝致命的气息，这一点绝对不可以忘记。

“你好吗？”我不能忘记礼貌。

“非常好，”她说，“艾瑞克快乐得不得了。”

艾瑞克·诺斯曼是第五区的警长，也是转化帕梅拉的吸血鬼，她不需要感恩还得听从指挥，这就是变成活死人的交易条件之一：完全服从创造者。不过帕梅拉曾经提过好几次，艾瑞克是个好老板，不只愿意尊重帕梅拉的选择，也愿意放她离开——只要她坚持。事实上，她本来住在明尼苏达州，直到艾瑞克买下尖牙同盟酒吧的所有权，打电话找她来帮忙管理。

第五区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西北端，一个月之前还是境内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区域，但是在卡特里娜风灾之后，州内的权力平衡点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尤其是吸血鬼社区。

“你那位令人垂涎的哥哥呢？苏琪，还有那个变形人老板，他们都好吗？”帕梅拉问道。

“我那位让人垂涎的哥哥，最近决定要效法良辰镇的其他人，一直嚷嚷着要结婚。”

“你的语气好像有一点沮丧。”帕梅拉歪着脑袋打量我，就像麻雀盯着虫子一样。

“哎，大概有一点吧。”

“你只要保持忙碌，”她说，“就没时间自艾自怜。”

帕梅拉爱死了“亲爱的艾碧”^①专栏，事实上很多吸血鬼都是忠实的粉丝，天天拜读专栏的内容，而他们对某些来信者提出的解答，听了会让人大声尖叫。我真的不夸张，因为帕梅拉早就建议过了，除非我自己愿意，否则别人不可能利用我，因此我应该谨慎选择交往的朋友。哈，竟然要一个吸血鬼来帮我做情绪咨询。

“是啊，”我答道，“我很忙啊，不光要天天工作，还多了一位来自于新奥尔良的室友，明天要去参加婚前派对，不是杰森和克里丝塔，而是另一对新人要结婚。”

帕梅拉握住办公室的门把，显然犹豫了一下，眉头深锁，思考我这一番话。“我听过这个，但不记得是什么东西。”然后她灵光一闪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是不是他们在浴室里举行婚礼？不对，我肯定听过，有一个女人写信给艾碧，抱怨她送了一份大礼物，结果连一张谢卡都没有，他们收……礼物？”

“没错，”我说道，“就是专门为即将结婚的人所举行的宴会，有时候准新郎和准新娘同时出席，不过通常只邀请新郎当贵宾，而且参与派对的清一色是女性，每人带一份礼物，因此理论上来说，这对新人展开新生活的时候，他们需要的物品已经应有尽有。如果碰到怀孕的状况，我们也会针对准妈妈办一场所谓的婴儿派对。”

“婴儿派对。”帕梅拉跟着重复，笑容有一点冷冷的，嘴角阴森地往上扬，足以让人毛骨悚然。“我喜欢这个字眼。”她先叩一下艾瑞克办公室的门，再顺手推开。“艾瑞克，”她说，“或许改天酒吧某个女招待怀孕了，我们可以为她举办婴儿派对！”

“那就有好戏可看了。”艾瑞克从文件上抬起头来，生硬地盯了我一眼，决定视若无睹，继续忽略我的存在。显然我们的过节依旧存在。

明明办公室里有一堆人在等，艾瑞克依然毫不在乎地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特意放下手中的笔站起来，像是为了向我炫耀般的伸展他那高

① 美国广受读者欢迎的专栏，专门针对读者来信提出的问题，提供建议。

大健壮的身体。他的打扮跟往常没两样，紧绷的牛仔裤搭配尖牙同盟标志的T恤，黑色的底上面印着酒吧商标的白色尖牙，红色的“尖牙同盟”三个字印在白点上，字体的风格和外面的霓虹灯标志一样。如果艾瑞克转过身来，会出现背后的标语“会咬人的酒吧”，尖牙同盟第一次推出专属商品的时候，帕梅拉就送了我一件。

艾瑞克把这件T恤衬托得更好看，至于那底下的身材，我记忆犹新。

我勉强把目光从艾瑞克伸展的躯体上移开，环顾整间办公室，狭小的空间里挤了好几个吸血鬼，各个寂静无声、静止不动，若不是亲眼看见，根本不会知道他们就在屋内。办公桌前方有两张椅子，酒吧经理克蓝西占据其中之一，去年那一场女巫大战，他非常凄惨，差一点就呜呼哀哉去见阎罗王，因为女巫们几乎榨干了他的血，若不是艾瑞克一路依循气味，及时追踪到什里夫波特市的墓园里面，克蓝西就成了真空采血管。在漫长的恢复期间，红头发的吸血鬼一直满腹牢骚、脾气暴躁，此时他咧着嘴对我微笑，露出尖锐的牙。“你可以坐我的大腿，苏琪。”他作势拍一拍。

我回以笑容，心底实在笑不出来。“不用了，谢谢你，克蓝西。”我礼貌婉拒。克蓝西的调情向来是有棱有角，现在更像剃刀一样锋利，他绝对是那种我不愿意和他单独相处的吸血鬼之一，就算他将酒吧管理得井然有序，从来没有碰过我一根寒毛，但是只要他在场，就会触动我内心的警铃。虽然没办法透视吸血鬼的脑袋——这是我觉得和他们相处很新奇的原因，可是每当经历到那种警告性的颤动时，我就恨不得能够钻进克蓝西的脑袋里，挖掘出其中的奥秘。

新来的侍者费莉西亚，以及茵迪拉和迈斯威尔·李一起坐在沙发上，眼前就像吸血鬼人种的彩虹大杂烩，费莉西亚是非洲裔和高加索人的混血，身高近乎六英尺，相貌可爱动人。迈斯威尔·李却长得很黑，至于小茵迪拉，则是印度移民之女。

除此之外，办公室里还有四个人（请不要拘泥于“人”的定义），每一位都让我坐立难安，不过程度有异。

第一位的名字我不想说，套用一下狼人守则的内容，他已经被狼群放逐了——换言之，我已经公开弃绝了这个人。不提他的名字，不和他说话，眼中没有他的存在。（不用多说，这位就是我的前男友比尔·康普顿——我当然没看到他站在角落处沉思。）

靠在他墙壁旁边的是古老的泰丽雅，历经的时间点很可能比艾瑞克更早，她的身材跟茵迪拉一般娇小，肤色苍白，一头黑发——粗鲁又没有礼貌。

让我最惊讶的是，有些人类认为她有一种让人亢奋的性魅力，事实上，那一班死忠的粉丝，碰到她用生硬的英文叫他们滚蛋的时候反而更加兴奋，而且她竟然有个人网站，一概由粉丝们负责建设和维护，实在让人想不通是怎么回事。帕梅拉曾经说过，艾瑞克容许泰丽雅住在什里夫波特市，简直就等同于把一只没受过训练的斗牛硬拴在院子里，她举双手反对。

这些活死人市民全都居住在第五区，在艾瑞克的保护下生活和工作，并且发誓效忠于他。所以啦，就算不在酒吧工作，他们还是要腾出一部分的时间，听候他的差遣。自从卡特里娜风灾过后，吸血鬼和很多凡人一样，总得找个地方避难，什里夫波特市成了选择的方案之一，最近来了好些吸血鬼，对于这些活死人的难民，艾瑞克还没有决定要如何处置，也就没有邀请他们来开会。

今天晚上，尖牙同盟来了两位访客，其中一位的地位比艾瑞克略胜一筹。

安竺是路易斯安那女王苏菲安妮·拉克尔的贴身保镖，目前女王也被风灾连累，疏散到巴吞鲁日去避难。安竺本人看起来非常年轻，十六岁左右，娃娃脸，皮肤非常光滑，浅色的头发又密又多，很久很久以来，安竺生存的唯一目的，就是照顾转化和拯救他的苏菲安妮。今天晚上他出现在这里，竟然没有带刀，大概是因为暂时不用当保镖的缘故吧，不过我确信安竺一定有武装——至少带了刀或枪吧，其实有没有工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因为他本身就是致命的武器。

正当安竺开口要招呼我的时候，椅子后方传来另一个低沉的嗓音：

“嗨，苏琪。”第二位访客是杰克·普洛夫，即使体内的警铃大作，冲动得想要夺门而出，我还是沉住气，静止不动，因为这种行径很笨，假如看到安竺，没有让我尖叫得去逃命，那么杰克·普洛夫的出现，就更不需要夺门而出了。我强迫自己朝这位看起来依然活生生的帅气年轻人点头致意，可惜动作有一点僵硬不自然，毕竟看到他，心中的恐惧油然而生，但也夹杂着一丝的同情。

天生就是狼人的杰克，突然遭到吸血鬼攻击，血流如注濒临死亡的边缘，而他残存最后一丝生命力的躯体，偏偏被我的表姐海莉（另一个吸血鬼）发现了，或许是错误的慈悲心吧，为了救他一命，她把杰克转化成吸血鬼。本来应该是好事一桩的，结果呢，海莉的善行和仁慈根本没有得到真心的感激……连杰克自己都不高兴。因为狼人被转化成吸血鬼，是史无前例、绝无仅有的状况，两族之间相互讨厌，更无法彼此信任，整个进行的过程，杰克走得非常艰苦，仿佛孤单地被放逐在一个没有人迹的海岛上。既然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，女王只好把他纳入手下的一员。

第一次苏醒过来的杰克，饥肠辘辘，嗜血得发狂，意图把我当成吸血鬼的第一餐点心，我的手臂上至今还留下一道仍然鲜红的疤痕。

看来又将是一个精彩无比的夜晚，好戏上场了。

“斯塔克豪斯小姐。”安竺从第二张椅子上站起来，打躬作揖，显然是出于真心诚意的感谢，这个动作稍稍提振了我的情绪。

“安竺先生。”我鞠躬回应，他朝空出来的椅子挥挥手，就此解决了我的位置问题，我也就欣然接受。

克蓝西一脸懊恼的表情，就等级而论，应该是低阶的他起来让座，安竺的行动有如耀眼的霓虹灯箭头一样指出他的错误。我强忍住不扑哧一笑。

“女王陛下好吗？”我努力效法安竺彬彬有礼的行为，要说我喜欢苏菲安妮这个人或许过于夸张，但至少是肃然起敬。

“这是我今天晚上来到这里的一部分原因，”他说道，“艾瑞克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”这句话似乎是在指责艾瑞克浪费时间，这样的伎俩还

挺委婉的。帕梅拉在我的椅子旁边，就势踮着脚尖蹲下来。

“是啊，人都到齐了，说吧，安竺，你有发言权。”艾瑞克对自己的现代用语微微一笑，斜斜地躺回椅子上，伸长双腿，脚板靠在办公桌的边缘。

“你们的女王目前安顿在第四区警长位于巴吞鲁日的房子里。”安竺对着一小群会众说道，“乔维斯非常体恤人，殷勤地招待我们。”

帕梅拉对着我拱了拱眉毛，乔维斯胆敢不殷勤招待，脑袋铁定跟脖子分手说拜拜。

“不过住在乔维斯那里，只能算是暂时的栖身之所。”安竺接下去说，“灾难过后，我们前前后后南下了新奥尔良好几次，这份就是我们产业的现状分析。”

吸血鬼完全没有人移动，但我感觉到他们兴趣高涨。

“女王总部的屋顶大多数都被吹跑了，二楼和阁楼的区域因此遭遇严重水灾，另外还有天外飞来的横祸，不知道是谁家的一大片屋顶竟然掉了进来，墙壁被撞破好几个大洞，还留下一堆断垣残壁的垃圾，诸如此类的问题一大堆。目前我们努力清干净建筑的内部，屋顶只能暂时用蓝色帆布遮风挡雨。我来这一带的原因之一，希望能找到一个马上可以动工的建筑商去处理，截至目前为止都没有回音，因此在座的诸位如果有门路找到这方面专业的人类，我迫切地需要他们帮助。而在建筑物底层，有很多掉漆等外观上的问题，部分被水淹，还有人趁火打劫。”

“或许女王最好在巴吞鲁日住下来。”克蓝西说得幸灾乐祸，“我确信乔维斯一听到女王要永远住在他家里，一定会欣喜若狂，备感荣幸。”

克蓝西显然活得不耐烦，急着自寻死路喔。

“一群来自于新奥尔良的领袖，组成代表团到巴吞鲁日来拜访我们的女王，恳求她回去。”安竺继续说道，完全没把克蓝西放在眼里。“人类的领袖认为，如果吸血鬼能够返回新奥尔良，有助于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涌进市内。”安竺冷冷地盯了艾瑞克一眼。“在这段时间，女王已经和其他四位警长，大致讨论过关于重建新奥尔良总部的财务问题。”

艾瑞克微微地点点头，动作几乎难以辨别，穷人根本无法据此来判断他对于要分摊女王整修费用的感受。

自从安妮·赖斯的说法被证实是正确的之后，新奥尔良就成了想要近距离观察吸血鬼的地方，好像他们的迪士尼乐园。可惜卡特里娜飓风横扫而过，那里几乎成了人间炼狱，很多东西都荡然无存，即使连良辰镇这里，都感受到了飓风的影响力，小镇至今还挤满了从南方逃出来的灾民。

“女王招待宾客的地方呢？”艾瑞克问道。女王在花园区附近买了一栋古老的修道院，专门举办大型宴会，无论是不是吸血鬼都在受邀之列，但即使四周有高墙环绕，防守起来却不容易（因为那里是登记在案的历史建筑物，不得变更，窗户也不得封死），因此女王不能住在那里，只能用来当宴会厅。

“幸好损失不大。”安竺回答，“但有抢劫的人，在那里留下了气味。”吸血鬼的追踪能耐仅次于狼人。“其中一人射杀了狮子。”

那头狮子我还算喜欢，听了有一点不舍。

“你需要人手帮忙捉拿强盗吗？”艾瑞克问道。

安竺扬扬眉毛。

“只是问问，怕你人手不够而已。”艾瑞克说道。

“不用，已经处理了。”安竺微微一笑。

我试着不要去想那背后的含意。

“除了狮子和趁火打劫的人，产业的状况怎样？”艾瑞克重新回到风灾受损的话题。

“女王视察其他产业的时候，当然可以住在那里，”安竺继续说道，“但是顶多住一两晚而已。”

大家都理解地点点头。

“关于人员损失——”安竺回到手中的议程进度，所有的吸血鬼都脸色凝重，连新人杰克都有点紧张。“我们最早的假设是飓风的影响力过后，人员会慢慢出现，损失应该不多，结果只有十位浮出表面，五位在这里，三个在巴吞鲁日，两个在蒙罗市，总结起来，似乎单单在路易斯安

那州就损失了三十名,密西西比州则至少十名。”

针对这个新闻,什里夫波特市的吸血鬼起了一些动静和声音,因为在新奥尔良,无论是长住或过客型的吸血鬼,密度算很集中,假如卡特里娜飓风扫过的区域是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,死亡和失踪的人数就会少很多。

我举手要求发言,看到安竺点头之后,我才问道,“布巴好吗?”风灾之后,都没有听到布巴的消息,也没看到他的人影,毕竟他的脸孔家喻户晓,只要上了一定的年纪,没有人不认识他,事实上,他并没有真的死于孟菲斯的浴室地板上……还差一点点。不过在转化之后,他的脑袋受到影响,算不上是完好的吸血鬼。

“布巴还活着,”安竺说,“他躲在地窖里,靠小型哺乳动物充饥活命,因为头脑不太灵光,女王送他去田纳西州,在纳什维尔的社区里住上一阵子。”

“安竺给了我一张失踪者的名单,”艾瑞克说道,“会议一结束,我就会张贴出来。”

女王的侍卫当中,我还认识好几位,希望他们能够安然无恙。

我挥挥手,表示还有疑问。

“嗯,苏琪?”安竺问道,那种空虚的眼神把我钉在座位上,我立刻后悔自己的大嘴巴。

“你们知道我想到什么吗?不知道那些预备出席所谓的高峰会的女王或国王们,随员当中有没有类似气象预报员的?”

好几对眼睛茫然地盯着我看,安竺倒是兴致勃勃。

“嗯,那个高峰什么的会议,原本订在去年春天要举办,结果呢,一延再延又三延,对吧?然后就碰上卡特里娜。如果高峰会按照原本的计划进行,当时女王的势力大多了,不光资金充足,人员也声势浩大,或许那帮人就不敢这么急于为了国王的死来控诉她,甚至很可能她所要求的都能弄到手,也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,沦落到——”我差点脱口说出“乞丐”两个字,幸好及时顾虑到安竺在场。“……人单势薄。”我本来担心他们会哈哈大笑,或是嘲弄我的见解,结果却引来一阵思索的沉默

气氛。

“这的确是高峰会上值得关注的事情之一。”安竺说道，“现在听你提出来，似乎挺有可能性，艾瑞克，你认为呢？”

“是啊，的确值得考虑，”艾瑞克看着我，“苏琪的思考模式常常能够打破既有的框架。”

靠在手肘旁边的帕梅拉，抬头对着我微笑。

“珍妮佛·凯特提起的诉讼案怎样了？”原本克蓝西自以为聪明，占据了那张椅子，现在却愈来愈坐立难安。

气氛凝重，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见，虽然这位红头发的吸血鬼究竟在说什么，我一点概念都没有，但是这一次，我决定不要发问，先静观其变。

“还在积极地处理。”安竺说道。

帕梅拉低声呢喃：“珍妮佛·凯特正在训练期间，本来要储备成彼得·雷吉尔的副手，暴动发生的时候，她留在阿肯色州处理他的事务。”

我点点头，感谢帕梅拉及时的补充资讯，阿肯色州的吸血鬼族群虽然没有经历飓风的袭击，却因着路易斯安那州的缘故，不只人数骤减，连地位都往下调降。

安竺说道：“针对控诉，女王的回应是杀死彼得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，当然啦，她提议要补偿一笔公积金。”

“为什么不是赔偿给阿肯色州？”我低声问帕梅拉。

“彼得死了以后，女王开始管辖那里，因为根据结婚契约，阿肯色州归她所有。”帕梅拉喃喃地解释，“总不能叫她赔偿给自己，如果珍妮佛·凯特告赢了，女王不只损失阿肯色州，还必须支付他们一大笔罚金，外加其他的补偿方案。”

安竺悄然无声地在室内飘来飘去，单凭这一点，就显示出他对这个话题相当不开心。

“灾难过后，我们还能拿出那么多钱吗？”克蓝西问了一个十分不明智的问题。

“女王希望诉讼案能够被驳回。”安竺再一次对克蓝西置之不理，那

张永恒不变的娃娃脸到现在都面无表情。“但是法院预备要听审，珍妮佛指控我们的女王，故意把雷吉尔引诱到新奥尔良，远离他自己的领地，才方便下手，并且打从一开始，就计划发动战争来刺杀他。”这一次安竺的声音从我背后传过来。

“但事实不是这样啊。”我说，而且杀死国王的人不是苏菲安妮，因为当时我在场，真正杀了雷吉尔的吸血鬼，此刻就站在我背后，同时我认为他下手的理由很正当。

我坐在那里，感觉安竺的手指拂过我的脖子处，至于如何判定那是他的手指，我自己也不清楚，但那轻微接触的瞬间，让我愕然发现一个恐怖的事实：除了安竺和苏菲安妮之外，我是国王之死的唯一见证人。

我从来没想到这个字眼，那一瞬间，心跳乍停了一下，同时，室内至少有一半的吸血鬼转而瞪着我看，艾瑞克还睁大了眼睛，随后我的心跳恢复正常，一切恢复原状，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，但是艾瑞克放在桌上的手微微地抽搐着，我知道他并没有忘记，肯定想追问其中的含意。

“你认为审问无可避免？”艾瑞克问安竺。

“如果女王用新奥尔良统治者的身份出席高峰会，换成是以前的新奥尔良，我相信法庭会居中协调女王和珍妮佛的争议，或许提升她的权位，拔擢为女王的副手，再领一大笔红利等等，但是以目前的状况而论……”一阵冗长的沉默，悬宕的气氛意味着新奥尔良的状况已经大不如前，或许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风采，苏菲安妮已经成了一只跛脚的鸭。“现在又因为珍妮佛锲而不舍的坚持，法庭应该不会就此罢手。”说完安竺又陷入了沉默。

“我们知道那些陈述是谎话连篇。”角落里传来一个清晰、冷淡的嗓音，截至目前为止，我忽略前男友比尔的努力还算挺成功的，但是不太自然。“艾瑞克在场，我在场，苏琪也在场。”吸血鬼（不可称名道姓，我再次提醒自己）说道。

这是事实，因为珍妮佛指控女王处心积虑引诱雷吉尔国王到宴会上，再把他杀了，这全是捏造的谎言，真正的导火线是，彼得·雷吉尔的手下突然下手砍掉女王一名保镖的脑袋，才会引发大屠杀。

艾瑞克微笑地回忆着，他挺喜欢打架的场面。“我可以证明是谁起头的，”他说道，“国王使尽全力布局，想让女王陷入轻率疏忽的陷阱里，结果功亏一篑，这要归功于我们的苏琪，因为计划失败，他才决定采取正面的攻击。”艾瑞克补充说，“我至少有二十年没见过珍妮佛了，既然蹿升得这么快速，必然是非常的冷酷无情。”

安竺走进我右边的视线范围内，让人如释重负，他点个头，办公室里所有的吸血鬼再一次起了骚动，虽然不至于同时行动，却是近乎一致性，诡异得很，让我极其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像个外星人：一屋子仍会动的死人当中，我是唯一的热血活人。

“是的，”安竺说道，“换成平常时刻，女王会希望有声势浩大的代表团去支持她的立场，但是我们被迫要练习简约和经济的生活模式，只好缩减出席的人数。”安竺又一次地靠近，刚好拂过我的脸颊。

一个启示性的念头倏忽浮现：这就是一般活人的感受。关于这些同伴真实的意图和计划，我是一点概念都没有，然而真正的人类，每一天所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，有一点恐怖，却又很刺激，约略可以比喻成故意蒙着眼睛走过一个拥挤的房间，一个普通人要如何忍受日常生活的悬疑性呢？

“既然到时会议还有其他的人类出席，女王指定要这个女人陪伴左右。”安竺直接对着艾瑞克说话，我们其他人简直可以不用在场，“便于让她知道那些人在想什么，届时，斯坦也会带他的读心人一起去，你认识他吗？”

“我明明就坐在这里……”我低声嘟哝，反正除了帕梅拉以外，没有其他人在意，因为她露出灿烂的笑容。接着，在众多冰冷的目光下，我发现他们都在等着我回答，因为安竺这回是在问我话。哎，我已经很习惯这些吸血鬼无视于我的存在，径自相互对答，一时之间被突袭，来不及反应过来，只得在心里重播安竺的演说，这才明白他在问我问题。

“截至目前为止，我只认识另一位读心人，住在达拉斯，我猜应该就是他——也就是旅馆服务生巴里。当我发现他的……呃，天赋的时候，巴里在达拉斯的吸血鬼旅馆工作。”

“你对他的了解有多少？”

“他比我年轻，能力比较微弱，至少当时是如此，而且他跟我不一样，从来就不肯接纳自己的状况。”我耸耸肩膀，结论就是这些了。

“苏琪会去的，”艾瑞克告诉安竺，“她是个中好手，没有人比得上。”

真是太捧场了，但我依稀记得艾瑞克曾经说过，许久以来，他只见过一个读心人。这句话同时也很恼人，因为他跟安竺邀功，暗示我的能耐是他的功劳，而不是我自己的。

即使非常期待探索一下小镇以外的世界，我却更希望自己能够想出脱身之计，避掉这一次的罗兹市之行。偏偏早在好几个月以前，我已经同意要以女王雇用的员工身份，参加吸血鬼高峰会议，而且上个月，我也在莫洛特酒吧拼命地超时工作，累积足够的时数，免得其他的女招待不愿意帮我代班一整个星期。我的老板萨姆甚至用一张小卡片，协助我记录额外的时数。

“克蓝西留在这里经营酒吧。”艾瑞克吩咐道。

“这个人类可以去，我却得留下来？”红头发的酒吧经理发牢骚，显然对于艾瑞克的决定真的很不满意。“一点乐子都没有。”

“没错。”艾瑞克愉快地说，如果克蓝西想要再多说什么负面的话，看到老板的脸色也只好闭上嘴巴。“费莉西亚会在这里帮你，比尔，你也要留下来。”

“不。”那个平静而冷淡的声音从角落里回答道，“女王要求我出席，我在电脑资料库上付出很多心血，女王要我到高峰会上去推销，或许可以用来补偿她的损失。”

艾瑞克宛如雕像一样，整整过了一分钟，才有动作，稍微扬一扬眉毛。“是喔，我已经忘了你的电脑技能。”他脸上流露出来的兴致和敬意，顶多就像在说，“噢，我都忘了你会拼猫(cat)这个字”这种类似的口气。“看来你需要一起去，迈斯威尔，你呢？”

“如果你要的话，我就留下。”迈斯威尔·李想要表明他是一个知道进退和分寸的属下，甚至还左右环顾一下所有的会众，强调他的观点。

艾瑞克点点头，我猜迈斯威尔会收到很棒的圣诞节礼物，至于比

尔——啊，无名无姓的那一位——只会收到树枝和灰烬。“那你留下来。你也一样，泰丽雅，不过你要保证当个乖小孩，不要惹是生非。”泰丽雅承担的工作，就是每星期有一两个晚上，好整以暇地坐在酒吧里面，扮演故作神秘的吸血鬼，但是通常不会以平静收场，而是常常有事端。

生性乖僻，总是不开心的泰丽雅简短地点头回应。“反正我也不想去。”她嘟哝地说，圆圆的黑眼睛流露出对整个世界的不屑一顾。在我看来，泰丽雅那无比漫长的一生当中，显然看过太多的人间是非，已经是毫无乐趣可言了。我一直尽可能地避开她这个人，老实说，也很惊讶她肯和其他的吸血鬼相处，因为她像个离群索居的流浪女。

“她没有领导欲。”帕梅拉对着我耳语，“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，大揭秘事件之后，她因为过度激进，才会被赶出伊利诺伊州。”大揭秘事件是吸血鬼的术语，指的是那天晚上，他们公开上电视，向全世界坦承他们存在的事实，而且表达出希望走出阴暗的角落，参与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潮流的愿望。

“只要泰丽雅愿意遵守规则，按时出现在酒吧工作，艾瑞克就让她随心所欲做她想做的事情。”帕梅拉继续耳语下去，艾瑞克是这个小小世界的统治者，谁都不敢忘记。“一旦越界的话，她很清楚惩罚是什么，不过，偶尔她还是会忘记自己有多么讨厌那样的惩罚，总之，她应该要多阅读艾碧专栏才会多一点概念。”

如果你觉得生命欠缺乐趣，就需要……喔，帮助别人做一点事情，或是培养新的嗜好，类似这一类的事情，对吧？通常建议的不就是这些吗？我脑中浮现出泰丽雅自告奋勇到收容所担任夜晚值班的义工画面，浑身战栗了一下；泰丽雅拿着两根又长又尖的针，坐在柜台织毛线，令我又是一阵恐怖的哆嗦，什么鬼咨询建议啊！

“因此，唯一出席高峰会的人员是安竺、我们的女王、苏琪、我自己，还有比尔和帕梅拉。”艾瑞克说道，“以及律师凯特雷先生，和他担任信差的侄女。噢，对，还有第四区的乔维斯和他的女人，毕竟他非常慷慨地款待了我们的女王。瑞硕当司机，当然还有赛伯特，这些就是我们的